

駁

案

彙

編

湖廣司

一起爲票明事實看得判

拷

陳明文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陳輝祖疏稱
緣周元魁充當李家市更夫乾隆四十一年十
一月初九夜有感寧縣民陳明文創烟營生是
夜潛至陶永春樓上行竊當經陶永春喊同隣
佑捉獲時因保正患病次日役交甲長戴倫安
押帶送官戴倫安途遇周元魁聲言交伊帶票
戴倫安即將陳明文交給周元魁周元魁因房

尾窄小帶至場口湖空闊廟內戴倫安旋往查
看周元魁以陳明文既係竊匪必另有夥伴犯
案當取拴繫牲畜鐵鍊盤放地下令陳明文跪
上並取木棍置放陳明文兩脚彎適有附近居
住之雷大漢賈貴入廟覲着周元魁卽令雷大
漢揪住兩耳賈貴揪住髮辮自同戴倫安站立
本棍兩頭跣壓盤問陳明文止認竊陶永春家
並無夥偷別案跣至一更時分放起拴于柱上
雷大漢賈貴當各走散周元魁戴倫安卽在廟

看守十一日周元魁將陳明文帶回家內十二日戴倫安又同陳言正將陳明文帶交巡查捕役不遇戴倫安等因陳明文已被拷傷既難送官反須飯食彼此推卸戴倫安卽聽其走出匿不具報詎陳明文腿膝受傷不能遠行延至十二月初三日死於傅家場經屍叔陳知貴認明屍身喚同堂姪陳世鳳將屍擡放陶永春門首與圖陶永春買棺收殮初四日早陶永春開門驚覺報經前署州高舉驗訊通詳祇因傷供未

確批飭安陸府提犯到郡督同確審招解供認
不諱查周元魁收受烟戶錢文充當更夫原有
巡查賊盜之責但於捉獲時並不送官訊究輒
敢帶至廟內以陳明文必另有同夥案犯教令
雷大漢等揪住兩耳髮辨踣壓木樑致傷斃命
殊屬不法未便因其致死竊犯稍爲輕縱但律
例內並無更夫私拷致死作何治罪明文將周
元魁比照捕役誣竊爲盜拷打致死例擬斬監
候照例先行刺字雷大漢賈貫擬軍陳吉正等

擬杖分別援免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議覆
查例載捕役誣竊爲盜拷打致死者照故殺律
擬斬監候又例載誣良爲竊捉拏拷打不分首
從發邊遠充軍又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
者以鬪殺論等語細按例義捕役拏獲尋常竊
匪妄以盜案重情逼認拷打致死者始應依例
擬斬其有將平人拘拏肆行拷打逼認爲竊者
始行擬軍至其人若實係有罪之人而捕者拷
打致死自應依擅殺罪人科斷此案陳明文行

竊陶永春家破獲報交甲長戴倫安轉交更夫
周元魁帶稟周元魁隨同盤詰將陳明文踣壓
越二十四日身死是陳明文行竊已被事主當
場拏獲實屬有罪之人而周元魁身充更夫雖
有巡緝之責既獲之後只應送官究治乃陳明
文已就拘執不卽送官輒擅行拷壓致死準情
定擬自有專律可援今該撫將周元魁比照捕
役誣竊爲盜拷打致死律科罪殊未允協至雷
大漢賈貴因見陳明文係屬竊匪任聽欺壓請

同拷問與誣陷平人者不同亦未便比照誣良
例議擬乃該撫既將周元魁比照捕役誣竊爲
盜例擬斬又將雷大漢賈貴比照誣良爲竊例
擬軍一事兩引殊爲牽混事關罪名出入碍難
牽覆應今該撫再行詳核案情按律妥議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陳
明文行竊陶永春家被獲投交甲長戴倫安轉
交吏夫周元魁帶票周元魁隨向盤詰將陳明
文跼壓越二十四日身死是陳明文行竊已破

事主當場拏獲實屬有罪之人而周元魁身充
更夫雖有巡緝之責既獲之後只應送官究治
乃陳明文已就拘執不卽送官輒擅行拷壓致
死實屬拘執擅殺將周元魁改照已就拘執而
擅殺律擬絞監候雷大漢賈貴俱改照餘人律
擬杖陳言正胡志祥陳知貴分別擬杖均各援
免外餘照前議完結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周元魁應照罪人已
就拘執而擅殺者以鬪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

直隸司

一起爲報明人命事會看得吳橋縣劉大緒等共毆劉書籍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周元理疏稱緣劉大緒籍隸該縣劉書籍係該犯無服族祖劉法之義子貼隣居住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九日晚劉書籍因劉書經觀劇外出踰墻潛至劉書經之媳張氏屋內向氏調戲張氏喊嚷劉書籍當卽走回並未成姦嗣劉書經回家聞知卽逼令劉法驅逐劉書籍歸宗劉法護子情

切於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自縊身死當經
該縣審明將劉書籍擬以杖責詳結迨十二月
初十日劉張氏不知案已完結因劉書籍仍未
歸宗心懷忿恨亦卽投繯殞命復經該縣審明
並無別故應毋庸議經臣批結各在案至四十
三年五月十八日劉書籍飲入醉鄉見張氏之
夫劉大緒坐在門首出言譏諷劉大緒氣忿遂
順取木槓向毆致傷劉書籍右肱脰倒地劉書
籍臥地混罵劉大緒復用木槓毆其左臂膊兩

下因木棍通長遂卽撩棄回家另覓器械意欲
再毆洩忿經伊父劉書經瞥見查問該犯告知
情由卽持鐵尺先行走時劉書籍被傷卧地
混罵劉大緒卽用鐵尺連毆劉書籍右肘肘處
所并將鐵尺震斷劉書籍轉身益肆詈罵劉大
緒復用斷折鐵尺毆傷其左右脇肋當卽歇手
時劉書經慮恐伊子不能抵敵亦携鐵尺踵至
聽聞劉書籍辱及祖先心生氣忿亦用鐵尺毆
傷劉書籍左右脇肋並右肱脰等處比劉書籍

義母劉翟氏聞聲出視見伊子被毆上前救護
潑罵劉大緒愈生氣忿起意將劉書籍致死遂
撿棄鐵尺將劉書籍右肱肘擰打殞命屢審供
認不諱查劉大緒所毆劉書籍各傷雖均非致
命但該犯所毆多而且重又係該犯起意致死
復將其右肱肘擰打以致劉書籍移時殞命伊
父劉書經並無商謀及主使喝令情事自應以
劉大緒當其重罪查劉書籍雖先曾調戲劉大
緒之妻張氏但業經官爲審結責處則劉書籍

已屬無罪之人乃該犯因劉書籍乘醉毆罵
用木槓鐵尺先後疊毆復起意致死殊屬不法
劉書籍係該犯無服族祖義子應同凡論將劉
大緒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先行刺字劉書經擬
徒在監病故毋庸議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
詳核此案先後供招劉書籍係劉法八歲收養
義子現年四十一歲劉書籍於乾隆四十一年
九月十九日晚踰牆潛至劉大緒之妻張氏屋
內調戲圖姦張氏喊嚷經劉大緒之父劉書經

聞知逼令劉法驅逐歸宗劉法護子情切自縊
身死經該縣審係劉法不能管教伊子繼又輾
轉愛護有乖父道死由自作將劉書籍仍照圖
姦未成本罪擬以杖責完結迨四十二年十二
月初八日劉書籍發落回家張氏因見其仍復
回家心懷忿恨卽于初十日投繯殞命復經該
縣以劉書籍並無別故釋放詳結至四十三年
五月十八日劉書籍見劉大緒坐在門首不自
知罪反以再挨三十板子敗壞你家半輩門風

之言向謂以致劉大緒氣忿先後用木槓鐵尺
向毆復將其右肱肘揮打殞命劉大緒之父劉
書經因曾幫毆收禁病斃該督將劉大緒依故
殺律擬斬等因查劉書籍先因調姦張氏致伊
恩養數十年之義父劉法自縊身死到官只加
責處已非情理迨後張氏見其仍復回家抱忿
投繯復敢口出穢言向本夫劉大緒肆行譏誚
察其肇衅根由寔因調姦而起劉書籍不得謂
無罪之人該縣初審此案時護子自縊之劉法

係劉書籍義父與因姦因盜致令父母自盡例
應續首者雖稍有不同只應衡情量減乃以杖
責完結原辦本屬錯誤此案復因訛仍訛遂將
劉大緒依故殺律定擬是劉書籍因姦起衅致
兩家已死三命實屬有罪之人今更以義憤殺
死罪人之犯坐以故殺於情理尤未允協未便
率覆應令該督詳核案情另行妥協辦理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直隸總督楊景
素疏稱緣劉書籍年甫八齡經劉法乞養爲子

已經三十餘年如果劉法平素訓誠有方劉書
籍遇事觸忤不遵約束致令抱忿輕生其罪自
難輕減今劉書籍調姦張氏淫邪顯著劉法自
當卽行送究以示懲儆乃旣不能訓誠約束於
前復又輾轉袒護於後實屬有乖父道後因劉
書籍逼令驅逐劉書籍歸宗劉法護子情切短
見自縊是與因姦以致憂忿成生或畏累自盡
者情殊有間伏查乾隆二十七年刑部議覆西
安按察使蔣嘉年條奏內開父母不能禁約其

子爲匪甚或縱容指使狼狽爲奸美有應得之
罪及至事發而輕生自盡則止視其子所犯本
罪科斷等語查劉法雖無指使狼狽情節但跡
其事後之護庇已可見事前之縱容原辦將劉
書籍照依圖姦未成木罪問擬杖責似屬按例
科斷至劉書籍發落歸家張氏自縊身死之後
該犯不思洗滌前非復敢提及前事向劉大緒
肆行污穢究其肇衅之由實因調姦而起塲厥
致死之故洵爲義忿所激且劉書籍因在場助

毆又經收禁病斃是劉書籍調起血致兩家
已死三命誠如部駁不得謂無罪之人前將劉
大緒坐以故殺之罪寔未允協劉大緒應改依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劉大緒合依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以聞殺論聞毆殺人者絞監候律
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前疏內稱劉書經
雖訊無商謀致死及主使喝令情事但當劉大
緒携取鐵尺之時自應卽爲喝阻乃任聽伊子

行兇復幫同助毆亦屬不法劉書經應遵照新
例在於餘人杖一百律上加一等杖六十徒一
年該犯業經在河間縣監病故應毋庸議等語
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九月
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劉大緒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貴州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正安州民陳貴戳傷川民
李正榮身死一案先據貴州巡撫舒常疏稱緣
李正榮籍隸川省與陳貴素無嫌怨乾隆三十
九年十二月間李正榮夥同李正林等在原籍
南川縣行劫犯案經該縣拏獲照例杖刺責令
充警其父李先元于四十三年三月間遷移正
安州地方佃土居住四十四年三月初間李正
榮在南川縣乘間脫逃潛至李先元家同居是

月十六等日村民張合綸劉方書黃朝選等家
先後被竊猪隻因陳貴現充牌頭囑令訪緝未
行呈報嗣陳貴查知李正榮在川犯案逃匿疑
其偷竊思欲設法拏解至二十六日陳貴先邀
張合綸劉方書黃朝選及隣佑黃德選馮兆全
五人在家等候伊往誘哄李正榮來家幫同捉
獲衆俱允從陳貴遂至李正榮家詭稱邀飲李
正榮應允同往甫進門檻陳貴乘間拉其左腳
李正榮仆跌在地劉方書黃朝選黃德選馮兆

全一齊上前將李正榮攀住張合綸去取繩索
欲行拴縛陳貴瞥見李正榮被內藏帶尖刀拔
出在手因李正榮口中辱罵順手用刀連戳李
正榮右腿並左右腿肚各一下又用刀背打其
右脚踝一下劉方書等卽行勸住未行拴縛詎
李正榮傷重延至半夜殞命報州驗審關淮四
川南川縣移取李正榮犯竊脫逃原案審明定
擬研訊供認疑賊誘捕戳傷致死各情不諱再
四究詰實止商同捉拏並非預謀殺害亦無加

功之人實係陳貴被罵不甘臨時故殺將陳貴
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張合綸等擬杖
等因具

題經臣部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
論鬪殺者絞監候等語今陳貴因張合綸等家
矢竊囑令緝訪陳貴查知李正榮曾經犯案逃
匿疑其偷竊設法捉獲瞥見李正榮襖內藏帶
小刀拔出在手因李正榮辱罵戳打致斃核其
情節李正榮在川犯竊被獲責刺帶桿充警乘

問逃至貴州卽屬有罪之人陳貴現充牌頭有
巡查地方之責卽張合綸等家不曾失竊亦當
緝報但旣經獲住乃因被罵毆打致死正與拘
執擅殺之律相符且故殺之案必須取有兇手
臨時頓起殺機確供方可定擬茲據該撫審明
陳貴供稱實因李正榮辱罵用刀向毆並非有
心致死而看內又稱貴係陳貴被罵不甘臨時
故殺供看不符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貴州巡撫

疏稱覆核陳貴實因訪知李正榮在川犯竊潛
逃疑在該處爲匪商同張合綸等捉拏送官旋
因李正榮肆行辱罵該犯用刀戳打適傷斃命
並非有心欲殺查李正榮在川犯竊被獲責刺
帶桿充警乘間脫逃卽屬有罪之人陳貴身充
牌頭本有查緝之責但旣經獲住乃因被罵戳
打致死誠如部駁正與拘執擅殺之律相符屢
訊該犯陳貴並無臨時欲殺情事前擬故殺實
與供情未合將陳貴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署撫所題陳貴合依罪人已
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至該撫前疏內稱張合綸劉
方書黃朝選黃德選馮兆全等聽從翟拳並未
助毆均應照餘人律杖一百各折責四十板張
合綸等家被失猪隻訛非李正榮行竊仍飭另
緝賊賊究報至張合綸等家失物無多未行呈
報雖有不合已于本案擬杖應免置議等語均
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五年十二

馬三才

卷三而擅殺

六

四

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陳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汾陽縣民田如江等毆傷
韓廣青身死一案先據調任山西巡撫雅德咨
稱緣田如江與韓廣青同村無嫌乾隆四十五
年正月十九日午刻田如江之妻劉氏至門首
傾水韓廣青酒醉走過見而調戲劉氏罵罵進
院韓廣青尾隨跟進用手拉住劉氏右手劉氏
喊叫韓廣青用拳毆傷其額顱復欲強拉進房
劉氏左手抱住院內棗樹以致擦傷手腕急聲

喊叫適有村人呂章薛文路過聞喊進視吆喝
韓廣青始行奔逸劉氏告知情由井囑尋我夫
男理論呂章等勸慰而散嗣田如江與子田均
玉回家劉氏哭訴前情欲往拚命田如江聞言
氣忿喚子同往欲毆洩忿田如江執持鉄火炷
田均玉攜帶本棒走至街上適遇韓廣青田如
江叫住詢問韓廣青出言頂觸井拾石擲打田
如江閃開隨舉火炷向毆韓廣青接住扭奪由
均玉恐被奪獲用棒毆傷韓廣青左腿左手背

韓廣青鬆手舉脚向踢田如江用火炷毆傷其
右臙肋韓廣青復舉左脚向踢田如江又毆傷
其左脚踝韓廣青倒地混罵田如江又毆傷其
左臙肋經韓如良勸開詎韓廣青傷重延至傍
晚殞命報縣驗訊據供前情不諱查韓廣青拉
姦田如江之妻劉氏不從卽用拳毆傷劉氏額
顙現有呂章薛文目擊其強暴情形較之和姦
之姦大情罪更甚田如江等前往查詢韓廣青
反行頂觸并拾石擲打亦非不拒捕之罪人可

比惟是田如江父子二人於打倒韓廣青之後
不難拘執送官乃復毆傷其左臙肋以致身死
實屬擅殺今韓廣青被毆各傷均非致命惟田
如江所毆之傷較重自應以田如江當其重罪
田如江應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毆殺須引夜無
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
三年例應杖百徭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田均玉聞母被韓廣青強行拉姦隨父用棒毆
傷其手腿係由義忿所激應同勸阻不及之韓

如良均免置議等聞咨部經臣部查律載罪人
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以聞殺論聞殿
殺人者絞監候又姦夫已就拘執而殺須引夜
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
年各等語蓋婦人以名節爲重通姦已成汚人
名節本夫殺由義忿故得未減滿徒若未成姦
止應照擅殺罪人科斷今韓廣青調戲田如江
之妻劉氏不遂用拳毆傷劉氏額顙復欲強拉
進房擦傷手腕劉氏急聲喊叫經呂墓等聞喊

進喝韓廣青並未成姦而逸嗣田如江回家聞知氣忿喚子田均玉同往欲毆在街撞遇向其詢問韓廣青出言頂觸并先拾石擲打田如江等毆傷其臙肋等處殞命細核案情韓廣青始則用強欲姦劉氏後復向田如江等拒毆先後拾石舉脚擲踢自屬強暴之徒但圖姦肇衅姦尚未成不得名爲姦矣田如江率子尋毆亦止洩忿並非捉姦不得以殺姦問擬田如江父子既將韓廣青打倒不難拘執送官乃復毆傷致

斃實屬擅殺強姦未成之罪人今該撫照姦夫
已就拘執而殺例擬徒名既不順例亦不符事
關罪名出入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撫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山西巡
撫喀寧阿疏稱查韓廣青拉姦劉氏不從將該
氏毆傷業經呂慕等目擊喝散其為強姦未成
已屬顯然田如江回家一聞氏述前情當即率
子田均玉尋毆因韓廣青拾石抗拒共毆身死
雖事由義忿但該犯等既將韓廣青打倒不難

拘執送官乃復毆傷致斃誠如部駁實屬擅殺
強姦未成之罪人前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
例擬徒自未允協將田如江依律擬絞監候等
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田如江合依罪人已
就拘執而擅殺者以聞殺論共毆人致死下手
傷重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
既稱田均玉照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先
行發落無干省釋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

因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題初九日奉
旨田如江依擬應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捕殺決隄命犯酌擬緣田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據安徽巡撫農起奏稱前任亳州知州江恂
通詳州民尹尚岳施放鳥鎗致傷盜空官隄之
王忝幅王佩身死一案緣亳州境內有宋湯河
一道乾隆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案內
欽差大臣勘明該河兩岸地勢西高東低

奏請在于河東築隄一道保護田庄以防水患相
安已久頗資利賴四十五年六月內天雨連旬

河水驟漲河西之王忞幅因近河莊間有雨水
停積糾約王佩等數十人潛往河東盜宅官隄
希圖洩水適值河東之尹尚岳驚見因往處南
隄逼近恐隄潰水衝首先及禍卽攜防夜編號
烏鎗喊同莊隣阻捕王忞幅等仍宅掘不止尹
尚岳目擊隄勢將潰愈加情急遂將烏鎗望隄
施放嚇阻致將王忞幅王佩打傷身死隨同往
捕之李林亦將河西之陳淇格鬪致斃其同往
偷窺之人站立隄塹遙望河東之人奔回救水

時值口潰溜急勢正洶湧站立之處頃刻塌陷以致傳懷祿傳順張臣魏理文等四人一併落水淹斃報經該州勘明所決之口水向東湧橫流無際隄東一帶田廬盡被淹漫隨飭照舊堵築錄供通詳歷審無異此起釁致死實在情形也

臣查宋湯河隄壅動

帑修築係屬官隄河東村壯地處窪下田園莊墓藉茲保障六月中田正佃田禾雜糧揚花結實之候小民終歲勤動秋收在望生計攸關當此

河流泛漲附近居民理應協力保護方免潰決之患乃王忞幅等偶因天雨停積于河水暴漲之時膽敢糾約多人擅將河東官隄恃強挖掘以致遠近村莊突遭淹漫利己害人居心險惡情殊可惡此風斷不可長查烏鎗殺人照故殺律擬斬係指尋常案犯因他事起釁致死者而言其偷挖官隄放鎗捕殺例內雖無治罪專條而盜決河防律有准竊盜並論之語今王忞幅等盜決官隄未係有罪之犯尹尚岳恐隄潰水

衝首先及禍亦屬應捕之人且于危急之時放鎗嚇阻事起倉卒勢在自救既與尋常故殺不同卽與應捕人致死罪人無異若依烏鎗殺人例一律擬斬似覺無所區別今據臬司審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似于懲戒兇頑之中仍示慎重河防之意除另行恭疏具

題外合將酌擬緣由聲明情節專摺

奏明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據農起奏審擬亳州民尹尚岳將盜空官隄之
王忝幅王佩用烏鎗打傷身死一案請照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王忝幅因所
居地近河西雨水停積輒敢糾約王佩等數十人
潛往河東盜空官隄希圖宣洩河西積水時住居
河東之尹尚岳目擊隄勢將潰情急放鎗致將王
忝幅王佩打傷身死核其情節王忝幅等盜決官
隄以致該處遠近田廬悉被淹沒情罪重大非尋

常罪人可比尹尚岳因河東地處窪下恐隄潰水
衝勢在危急放鎗嚇阻係爲保護地方起見並無
挾嫌情事其所用鳥鎗亦係遵照舊例在官編號
並非私製所有此案原擬絞候之尹尚岳着加恩
免罪釋放該部知道摺併發欽此

湖廣司

押解斬絞情實重犯致解役縱囚脫逃僉差長解之員擬徒新例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內閣抄出湖廣總督三寶等奏穀城縣解役喬清等押解秋審斬犯王長在鍾祥縣地方脫逃將喬清等監禁待質管解之典史韓盤審擬治罪等因一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硃批該部核議具奏欽此又同日奉

上諭據三寶等奏喬清擬穀城縣知縣邱德孚于起解

斬犯王長時僉差不慎致解役疎縱脫逃捏稱落水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州縣審解重犯埋應僉派妥役飭令小心管押乃邱德孚漫不經心聽憑解役出錢雇替以致中途縱放重囚非尋常僉差不慎可比其黥派兵丁致令雇替之干總詹如侯亦然僅予革職不足蔽辜着該部將邱德孚詹如侯另行擬罪具奏並着爲例欽此

臣部議得據

湖廣總督三寶等奏稱緣王長係行竊擲死事主擬斬監候應入秋審情實之犯本年三月內

穀城縣差役周鵬喬清解省喬清因母病出錢
五百文雇表姪蔣忠替往周鵬借錢他出經典
史韓盤點差蔣忠稟稱在外照料行李賞僉差
尹順熊升移會安陸營千總詹如侯撥兵趙銓
未貴同解該典史千總以知縣都司公出均未
親埤亦未另移他員管解詎兵丁趙銓出錢五
十文給朱貴代解衙役熊升出錢六十文給尹
順代解朱貴亦回家設措盤費蔣忠以犯病難
行開鬆刑具雇驢給騎尹順卽私給雇驢錢一

百二十文潛同蔣忠隨犯在後相隔漸遠王長
回顧無人着鞭疾馳蔣忠至董家巷見驢存犯
失驚情啼契兵丁未貴踵至卽謊稱王長失足
落水周鵬尹順亦至幫同打撈無獲蔣忠後向
周鵬密告其餘兵役仍未悉脫逃隱情俱同供
王長落水蔣忠被救等情與史韓盤並捏親身
督解移交縣丞報縣通詳嗣該府州勘訪及參
革署穀城縣事邱德孚將喬清報解委員嚴訊
得實臣等以該縣地處衝途解犯往來係兵役

等習慣之事何至多人四散任犯前行致被脫
逃恐因賄縱巧避卸罪狡供嚴詰至再各兵役
先後頂雇彼此未知將忠一人押犯餘皆隔遠
落後事發畏罪扶同混供典史干總俱未親往
當時典史惟圖規避處分捏稱督解各吐實情
眾供如一此案膏清私雇將忠替解將忠鬆開
刑具犯逃捏稱落水兵役趙銓熊升尹順彼此
給錢囑替私行潛回長解周鵬兵丁朱貴托故
落後均屬故縱應照斬絞重犯開放鎖鑰以致

脫逃本犯未獲者卽將解役究審嚴行監禁俟
獲犯之日審明有無賄縱及違例雇替託故潛
問照故縱律問擬之例辦理將蔣忠喬清周鵬
趙銓未貴熊升尹順依例嚴加監禁俟拏獲王
長審明按律定擬典史韓盤擬徒等因具

奏前來查例載解審斬絞重犯在途開放鎖鍊以
致脫逃本犯未獲者卽將解役究審嚴行監禁
俟拏獲正犯之日究明賄縱屬實卽將解役照
所擬囚罪全科如無賄縱情弊審有違例雇替

托故潛回無故先後散行止任一人押解以致
脫逃者亦照故縱律與囚同罪不准照舊例減
囚罪一等間擬僉差不慎之地方官視解役所
得之罪分別議處又律載獄卒不覺失囚司獄
官減獄卒罪三等各等語今解役喬清奉差押
解秋審情實斬犯王長輒敢僉雇蔣忠代解其
同解兵役周鵬朱貴熊升託故落後並不同押
該犯前行尹順趙銓又復出錢雇替代解以致
蔣忠私開鎖鑰任犯騎驢散行乘間逃脫均屬

不法應如該督等所奏將蔣忠等七犯俱依例
嚴行監禁俟拏獲王長時審明按例定擬該督
等奏稱典史韓盤以印官公出並不移知他員
代解犯病不爲留養一任長解短缺兵役謊報
落水復自行捏稱親解未便照僉差不慎常例
議處韓盤亦應如該督等所奏依主守不覺失
囚司獄官減獄卒罪三等律應于蔣忠故縱重
犯與囚同罪至死滿流減三等應杖八十徒二
年至配所折責擺站蔣忠尹順朱貴各名下違

例受雇錢文照追入官逃犯王長遴派員役設
法緝獲另結等語均應如該督等所奏完
結至該督等奏稱僉差不慎之署穀城縣德安
府經歷邱德孚已經革職先事失防之鍾祥縣
知縣彭悅桂部議降調安陸營千總詹如侯業
已咨革均毋庸議等語除接解之鍾祥縣知縣
彭悅桂業經吏部議以降調外查叅革署穀城
縣知縣邱德孚叅革千總詹如侯于解審情實
重犯理應僉差安幹兵役嚴飭小心管押乃該

員等漫不經心任聽兵役出錢雇替以致中途縱放重囚誠如

聖諭非尋常僉差不慎可比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臣

等公同酌擬查獄卒縱脫重犯管獄官例應杖八十徒二年解役中途縱脫重犯其濫行僉差之州縣向無治罪專條實未允協應請嗣後遇有押解斬絞立決及秋審擬入情實重犯如不小心僉解致解役有違例雇替開放鎖鑰縱囚脫逃者僉差長解之州縣比照管獄官減一等

治罪所有革職署穀城縣知縣邱德寧卽照此
例減與史韓盤罪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千總
詹如侯雖非地方有司但其撥兵護解應與知
縣一體慎重今所撥兵丁亦有雇替情節詹如
侯卽與邱德寧一例杖徒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督等照擬辦理並載人例冊通行
遵照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奏本
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特揭擅受濫刑致斃民命之巡檢以肅
功令事會看得斥革廣東永安縣馴雉里司巡檢
王日新聽受張亞五張國樑誣控賄囑濫刑致
斃民人李殿瞻并張亞五畏罪自盡一案先據
兩廣總督李侍堯疏稱緣張亞五于乾隆三十
四年九月初八日夜偷竊事主周集九地內黃
豆四擔經周集九查覺投明甲長李殿瞻隣人
鍾庚元等同至張亞五家搜獲原贓稱欲送官

張亞五求免情願罰錢賠罪周集九應允張亞
五隨出錢六百文交李殿瞻買備香燭酒食至
社廟獻神共飲李殿瞻并令張亞五寫立犯約
交周集九收執事已寢息詎張亞五見被罰立
約有傷顏面心懷不甘欲行捏告洩忿遂免伊
堂兄革監張國樑代爲作詞捏寫李殿瞻父子
串賴誣搶等情託張國樑持赴巡檢衙門喊冤
投遞該巡檢王日新接收初十日張亞五復跪
張國樑借墊番銀四圓代送與巡檢王日新作

爲夫馬之需求其親往拘拏李殿瞻父子王曰
新于十一日差黃秀江才往拘不到十二日早
張亞五張國祥與族人張國昌等同行經過李
殿瞻門首李殿瞻恨其誣告出而辱罵張亞五
隨拾地上柴棍毆傷李殿瞻左後肋張國昌接
過柴棍亦毆其右胳膊而散王曰新親帶弓役
林進俞昌前往拘拏李殿瞻父子俞昌等先至
因鍊向鎖李亞二不服被俞昌拳毆右肋李殿
瞻欲逃林進拾柴棍毆傷李殿瞻左肱肘王曰

新繼至將李殿瞻父子獲佳帶回衙署訊供李
殿瞻不肯承認出言頂撞王日新喝令弓兵俞
昌林進輪流行杖將李殿瞻責二十板李亞二
責二十五板枷號大堂押候拘齊犯證解縣審
訊十九日王日新因李殿瞻杖傷潰爛卽將李
殿瞻李亞二疎枷飭令更夫陳昌楚將李殿瞻
保歸家內詎李殿瞻被杖傷重醫治不效延至
十月初八日殞命張亞五聞知李殿瞻身死因
伊誣告所致亦畏罪于二十日瞽脹毒草自盡

將王日新咨革飭審供認不諱除誣告李殿瞻
之張亞五業經具罪自盡不議外將王日新擬
流等因具題查律載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
因而致死者斬監候等語王日新身爲巡檢得
受竊賊張亞五番銀將無辜之甲長李殿瞻父
子親往拘拏到案並不用明印官因李殿瞻言
語頂撞輒喝令已役輪流行杖復用自置木枷
將李殿瞻父子枷號大堂李殿瞻因杖傷潰爛
越日身死是王日新受賄濫刑致斃人命實與

故勘平人無異該督將王日新僅照知情受囑
拷訊致死例擬流情法未爲平允應令該督率
情按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督疏稱覆查律載官吏懷挾私仇故
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監候又例載姦徒挾仇
誣告平人官吏知情受其囑託因而拷訊致死
者本犯依誣告律擬抵官吏照爲從律滿流各
等語是致死平民原重挾仇若官吏挾仇故勘
致死卽以官吏擬抵如奸徒挾仇誣告以致官

吏知情拷訊致死則以奸徒擬抵本案因張亞
五行竊被獲捏控李殿瞻父子串賴誣搶賄囑
王日新拘拏刑訊以致杖傷李殿瞻斃命前以
覺起証告泥于例文將張亞五擬抵王日新照
知情拷訊致死例擬疏茲准部駁王日新身爲
巡檢罔顧官箴得受竊賊張亞五番銀四圓混
拏無辜之用長李殿瞻父子擅行審理乃因李
殿瞻出言頂撞輒喝令弓役輪流杖責復用自
置木枷將李殿瞻父子枷號大堂以致李殿瞻

因杖傷潰爛越日身死其受賄濫刑致斃人命
誠如部駁實與故勘平人無異將王日新改依
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擬斬監
候等因具

題前來除張亞五先經畏罪自盡不議外王日新
應如該督所題照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因
而致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督
前疏內稱張國樑聽從捏寫呈詞代爲賄託合
依爲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

罪至死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皂役林進
俞昌聽從行杖致斃應照決罰不如法杖一百
律減一等杖九十各折責三十五板俱革役張
國祥不能禁約子弟爲竊且于張亞五告知具
控時不行斥阻均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
十折責三十板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
因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七日
奉

旨王日新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爲遵批檄行事會看律駐防銅梁縣汛重慶
鎮標右營外委田忠禮違例疊責民人李現章
因傷身死並行賄私和一案先據四川總督阿
爾泰疏稱緣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夜雨
後水發有縣民劉錫壇被水冲失圈猪二隻經
李廷芳與譚湯元撈獲一隻李必安撈獲一隻
次李現章牽拴城隍廟李現章私將猪牽藏伊
弟李文仲家劉錫壇尋見李廷芳所撈猪一隻

初九日邀伊戚營書蘇珩許謝錢一百文索取猪隻譚湯元嫌少吵嚷蘇珩回知田忠禮卽拘李廷芳譚湯元到汛各予責處并訊據李廷芳供出未獲猪一隻會覓李必安撈得隨喚訊李必安供交李現章收存傳訊李現章供未見猪田忠禮當將李必安責打着令賠猪十一日李必安引同劉錫壇在李現章之弟李文仲家查獲原猪認明田忠禮輒喚李現章責打十鞭十五棍李必安均因被責不甘十二日同赴城隍

廟鳴冤李現章將神帽打落客保陳秉禮至汛稟報十三日田忠禮復喚李現章到汛又責打鞭棍各十五下經隣人石國華具保背回傷重潰爛延至二十八日夜因傷殞命值該縣張文炯因公赴省李文仲將屍棺殮卽欲赴控屍妻鄒氏又與屍姊李氏在干城隍廟前吵鬧田忠禮囑令蘇珩設法挽和央縣捕龔元給李文仲錢四千文白布一疋以爲超薦之資李文仲控縣經川東道批縣查報差役賀奇周隆喚審田

忠禮畏懼又令蘇珩央同賀奇等向李文仲押和議給錢三十六千文李文仲被勒無奈假意應允田忠禮復面託該縣刑房典吏唐冠儒同蘇珩向張正吉借錢寄放劉錫朝家押令李文仲及屍妻鄒氏至縣投遞病死甘結賀奇等始將錢文分給李文仲三十二千並屍姊李氏四千李文仲等將錢暫收正欲首告旋經該府訪聞提審詳報將田忠禮咨革外委飭委署戶州事南川縣知縣龔宣明檢驗屍傷並將瞻徇汎

并玩視人命之銅梁縣知縣張文炯題奏在案
茲據審解覆訊無異查田忠禮係分防汛弁敢
干違例干預民事並將李現章疊次鞭棍交加
以致傷重身死雖訊無懷挾私仇實與故勘致
死無異田忠禮除擅責民人李廷芳等及行賄
私和輕罪不議外照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
致死律擬斬監候蘇珩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
斬監候不得刪改律文內懷挾私仇字樣混引

故勘平人槩擬重辟等語此案外安田忠禮以武弁干預民事將李現章責打身死其情罪視地方有司官員將人犯非法毆死固屬較重但李現章措猶不還例應坐贓治罪本非平人其與李必安等赴城隍廟鳴冤竟將神帽打落尤屬肆橫田忠禮聽稟喚責已據該督查明並無懷挾私仇等情自應悉心酌核比例加等科斷以昭平允乃該督因武弁責打民人致死律無作何治罪明文輒將律內懷挾私仇字樣刪去

將田忠禮昭故勘平人致死律擬以斬候殊與
律例不符事關罪名出入不便率覆應令該督
詳核案情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督阿疏稱覆加悉心查核故勘致死之條原
必有懷挾私仇及實係平民方可引擬今查李
現章與田忠禮素本無嫌且其撈獲猪隻指匿
不還例應坐贓論罪原非平人可比迨被責之
後復敢赴廟鳴冤打落神帽尤屬肆橫前擬故
勘殊欠平允按律載非法毆打致死者杖一百

徒三年又例載將不應拷訊之人拷訊致死者
照非法毆打致死律定擬係專指應行勘問之
地方有司官員而言今田忠禮以武弁而干預
民事擅將李現章兩次鞭棍交加責打身死其
情罪視地方有司官員將人犯毆死者似覺較
重若竟按非法毆死之律僅予杖徒未免情重
法輕查律無正條例准比照某律加等減等科
斷田忠禮應比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
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

千里仍照律追埋葬銀一十兩其餘蘇珩等各犯應仍照原擬徒杖完結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田忠禮應比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杖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取具領狀報部查核該督前疏內稱蘇珩賀奇從中說合勒令屍親出結賄和均合依說事過錢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枉法贓三十五兩杖九十徒二

年牛無祿人減一等例應杖八十徒三年至配
所折責三十板蘇珩恃充營汛字識敢干袒護
伊戚混稟滋事釀成人命應再加枷號三箇月
滿日發配充徒營兵陳德聽從田忠禮鞭棍交
加卽係決不如法該犯並不稟阻合照官司決
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行杖之人減一
等律應杖九十折責三十五板周隆玉琳並未
說合過付但旣知賀奇代爲私和不卽稟首亦
有不合應與聽囑借給錢布勸令李文仲匿報

父之天下
馬以作例

二六三三友友書口定在

三三

田中耕一

因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爲持刀殺天等事會看得鄧川州民婦彭氏
戳傷伊夫張和身死一案據雲南巡撫裴宗錫
疏稱緣張和娶妻彭氏已經十載生育子女彭
氏懶惰性成張和不時訓誡乾隆四十三年四
月初二日早飯後彭氏在外摘花挿戴張和回
家瞥見斥責其非彭氏不服頂觸張和掌批其
頰彭氏隨扭張和衣領拚命經張和之母老彭
氏拉開彭氏進房哭罵不止張和復趕進欲毆

彭氏順取桌上小刀抵戳致傷張和左臂膊張和用右手揪住頭髮側身外拉彭氏情急復用刀嚇戳致傷張和右脇張和負痛聲喊鬆手屍母老彭氏聽聞走至用藥包敷詎張和傷重醫治不效延至初五日殞命報州驗詳審解覆訊據彭氏供認前情不諱再三究詰實係被夫揪髮外拉一時情急用刀嚇戳致傷並非有心欲殺似無遁飾將彭氏依律擬斬立決係婦人免其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彭氏合依妻毆大至死者
斬律擬斬立決該撫疏稱該氏現有身孕應俟
產後百日行刑等語臣等伏查律載孕婦犯死
罪聽產後百日行刑嗣於乾隆二十三年十二
月內據原任直隸總督方觀承審題犯婦程氏
毒死親夫一案擬以凌遲請照律俟產後百日
行刑經臣部酌議以凌遲重犯與尋常斬絞者
不同若輾轉遷延倘病斃在獄轉致倖逃顯戮
不足以昭炯戒請將礫婦程氏照產後一日期

滿起限之例於產後一月卽行凌遲處死並聲明嗣後如遇此等案件均照此例辦理奏准定例在案嗣於二十五年_臣部審辦曹二與妻母周氏通姦一案將周氏依例擬絞立決周氏懷孕未產引照程氏產後一月行刑等因具題亦在案_臣等查原奏產後一月行刑之例係專指凌遲處死者而言其斬絞立決犯婦並未議及自應仍照產後百日舊律辦理二十五年_臣部審辦周氏一案援照程氏舊案定以一月行刑

是以絞決之犯而用凌遲之例援張旣已錯誤
又未通行各省遵辦以致各省近年審擬罪干
斬絞立決懷孕犯婦有請照律百日後行刑者
亦有請於一月後行刑者辦理未能盡一查斬
絞立決犯婦情罪原無可寬緩但與凌遲犯婦
究有輕重之差等若概從一例辦理轉覺無所
區別現在雲南北案彭氏擬斬立決該撫聲請
俟產後百日行刑與律相符援引並無錯誤臣
等照擬核覆所有從前援引錯誤致各省辦理

亦有參差之處理合附摺聲請將臣部援引核擬錯誤前後堂司各職名交部分別議處並再通行直省各督撫遵照定律定例分別辦理以歸畫一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彭氏俟產後百日卽行處斬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竊放他入費用工力挑築地塘埝堰蓄水新例

一起爲請定乃窋辰田蓄水之例以重農務事會

看得正陽縣潘毓秀砍傷潘士德身死一案據

河南巡撫畢沅疏稱緣潘毓秀係潘士德無服

姪孫固庄居住素無仇隙潘毓秀與潘士德各

有池塘蓄水灌田潘毓秀塘水與潘士德田畝

毗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潘士德因已

田缺水偕子潘仁就近在潘毓秀塘內車水灌

滿未向潘毓秀告知午後潘合回家吃飯潘士

德在彼看管水車時值潘毓秀由集買得鉄鋤
回歸從田旁經過瞥見嘆其私自車水卽用鉄
鋤欲控田埂放還塘水潘士德攔阻混罵趕攏
欲毆潘毓秀閃避潘士德復用頭向撞潘毓秀
順用鉄鋤砍傷潘士德髮際潘士德牽及潘毓
秀父母辱罵不止并聲言欲與拚命潘毓秀一
時氣忿頓起殺機復用鉄鋤連砍其偏左并顙
門相連額顙立時殞命報驗審供不諱請無加
功之人查已死潘士德係潘毓秀無服叔祖將

潘毓秀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臣等伏查農務以耕鑿爲先而民田尤指
水源爲養蓋水火雖係民間常用之物然如江
湖以及行潦凡天雨地泉任人挹注原不能據
爲已有至民間以已力私築溝塘蓄水灌漑所
以備不時之需若係兩家公其塘塲彼此約會
均勻引灌或一家私行多放已屬理曲尚不得
以竊盜論若係各自費用工本所鑿池塘各有
界限如所蓄之水被人竊放當禾苗待澤之際

在竊水者得以滋養其田禾而蓄水者必致枯槁其苗稼則一家之口食無資終歲之辛勤枉費是蓄水被竊較之被竊財物更爲切膚益財物猶可追賠而水則流而無返此等竊水之人情更險於竊盜惟因天地自然之利各省辦理此等竊水起衅毆斃人命之案以例無明文概依開殺本罪定擬而臣部核覆時因開殺與擅殺同一絞抵無關罪名出人俱隨案照覆止於秋審時酌量情節輕重分別實緩亦未經奏請

另定專條今此案潘毓秀與潘士德既各有池
塘蓄水灌田是潘毓秀所蓄之水與潘士德毫無
關涉界限分明時值三春農功方急前潘士德
私行竊放瘠人肥己實不得不謂之罪人潘
毓秀經見欲挖田硬放還反被趕毆撞頭并牽
及伊父母辱罵該犯頓起殺機用鉄鉞連砍其
偏左等處殞命殺雖有心而死者係屬罪人擅
殺原包謀故援情定讞擬以絞候實得理法之
平若如該撫所擬將潘毓秀仍照平人故殺一

律擬斬是使蓄水被竊之塘主有種無收一家
既不免於啼飢而一身復終罹於重辟且恐農
田需水之時益長匪徒肆竊之漸情法實未平
允總緣律例未有專條故引用鮮所依據臣等
悉心酌議應請嗣後除江河川澤及公共塘堰
溝渠並雖非公共而向係通融引灌者不在例
禁外其各自費用工力挑築池塘渠堰等項蓄
水以備灌田明有界限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
已田者卽按其現在所灌田禾畝數照侵占他

人田一畝以下管五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
八十徒二年有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斷有被
應捕之人追捕殺傷者依擅殺傷罪人問擬如
此明立科條庶於農務不無裨益而引斷亦歸
平允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如蒙

俞允現屆臣部纂修律例之年即將此條載入例冊

并通行各省一體遵行所有潘毓秀一犯卽照
新例改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聞殺論律

擬絞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
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